四庫全書

史部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祗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髀江原長成都

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

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

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兗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

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荆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

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先主深以爲恨巴復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

静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鋭意欲即真巴以為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褊阸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沉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為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

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衘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

成都令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

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

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

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

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

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宫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内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黄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允甞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

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

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

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内侍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為黄門侍郎自祗之有

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皓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遜子抗傳皆以子繫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騂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曹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偏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

祺南鄉劉斡等並爲典曹都尉又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又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尚書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

歷職内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

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

亞矣

蜀志卷九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葢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適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

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

論

蜀志卷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志卷十一至十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貢生臣周光裕

謄録貢生臣徐廷瑛

蜀志卷十

晉　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　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

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

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

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勲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絶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

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懼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閒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手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佷對曰霄也佷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

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

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黄初中儀復來還詣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與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絶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内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説周文求吕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緜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惔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

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勲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毁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爲徒隷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

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

老革荒悖可復道邪揚雄方言曰㓕緦𠃵都耇革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瘁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兵革革猶兵也羕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羕言大驚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龎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

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

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責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荆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龎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吕蒙奄襲南三郡立脱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

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
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
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
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
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
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
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
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

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獘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毁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

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闒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宫則挾刃斷人頭於梓宫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

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爲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劉表使歴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爲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

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宫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禄勳四年轉爲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

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横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

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横造無端危恥不辨迷罔上下論獄棄科導人為姦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姦露嫌心遂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

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偏將軍臣爨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

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顧寛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叅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兾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懐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

之有也

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漢書音義曰朱音銖提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爲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

亮賤謝曰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禄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顔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

於以履拷面而後棄遺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爲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

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輙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

畫魏畧曰夏侯楙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

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

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絶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

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為此蓋

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爲荆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爲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

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

當其勞劇自爲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名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已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鬚長大則賢○鬚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宋本太史下無

氏字

彭羕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倪失老語○倪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 臣明揩按楊戲輔臣贊

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此

作李邵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按此别一劉巴若予初巳卒於章武二年且并未甞為征南將軍也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魏延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

楊儀爲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爲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考證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

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爲黄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爲叅軍庲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

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内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茍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巂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黄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不與同

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
軍後主拜憲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
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
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
問至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
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
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
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
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
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
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
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
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
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
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
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

拜憲淩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吴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吴之巫城因上伐吴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謚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微順陽内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

成都既平以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

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龎士元皆親善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牱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禄勳亮卒後徙左將

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

凡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爲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

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五之文殆述所作乎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

敗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還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内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吴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吴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吴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

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
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寡
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
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
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
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
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
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

爲叅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乗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爲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

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爲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毣嗣毣音忙角反見字林曰毣思貌也歷三郡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

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

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留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

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

交也石交之道舉{{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祇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

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嘗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二縣戸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祇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祇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緜竹令先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主爲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

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

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建與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閒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

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
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
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
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
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
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
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
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

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爲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膚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

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
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部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按

魏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此作鎮南

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

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為重出

楊洪君昔在栢下○宋本作栢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委意監本訛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仕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為下多之字

賛詩羽聞黄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

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

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黄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

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俟速

建今改正

豈徒空托名榮貴為華離乎○華離冊府作乖離

蜀志卷十一考證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啚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徳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諌議大夫以從

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

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

裕字南和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没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

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

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来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

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
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宫人黄皓弄權於内景耀五年宫
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
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
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
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
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

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攇攇虚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

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傚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没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子勛傳慈潛等並見載述

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賁之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

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袁反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熈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褘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獘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

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

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華陽國志

曰承字公文歷郡守少府光祿勲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後而登

據上列處光之右葢以此也傳暢裴氏家記曰儁字奉先魏尚書令潛弟也儁姊

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遂遭漢末大亂不復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子越字令緒為蜀督

軍蜀破還還洛陽拜議郎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

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

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

訪問如博士採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空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

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踈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愼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

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宋仲子後在魏魏略曰其子與魏諷謀反伏誅魏太子答王朗書曰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

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

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㟘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

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從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究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繦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頴川盜

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

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

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眾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

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

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禄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

馬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油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

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

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

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之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其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來褰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以攻驕惰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刼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

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禪既闇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時晉文王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發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褘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曹掾

稍遷尚書蜀并於魏梁州建首為别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褘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叙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誦凡數十篇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别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過七十庶慕

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會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兹顯模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

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
秀字元彥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
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
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
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藪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
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
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
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
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
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
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
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
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

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偪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絶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嘟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者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

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

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没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乂悠悠四

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兹奥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

祖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

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

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

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

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

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

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曚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

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横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雝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吕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茍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轘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頟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

榮潤夕為枯䰟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晧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窊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

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静若疊矩濟濟偉彦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顔子之仁也侃侃庶

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
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
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
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巳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
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
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巳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鬻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飡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

商時陽旴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毀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攦其爪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躧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

於斯世顧兹心之末秦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増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没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絶塵𨍏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儋纒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悦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麄在其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

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筦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劍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劒鈔爛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渙渙如冰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亦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

淮南子曰瓠巴

鼓瑟而鱓魚聽之又曰瓠梁之歌可隨也而以歌者不可為也

齊隸揩髀以濟文

臣松之曰按此謂孟嘗君田文下坐客能作雞鳴以濟其厄者也凡作雞鳴必先揩髀以傚雞之揩翼也

楚客潛寇以保荆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卒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卒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君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雍門援琴而挾說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堀坎為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娯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娯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

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韓哀秉轡而馳名

呂氏春秋曰韓哀作御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盧敖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

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轂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準戾頸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盧敖俯而視之方

卷龜殼而食合梨盧敖乃與之語曰惟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周行四極惟北陰之不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為交乎若士者蓊然而笑曰嘻乎子中州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戴列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突奥也若我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于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貫鴻濛之光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則眴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汜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自以為遠不亦悲哉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

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正昔在成都顛沛守義不違忠節及見受用盡心幹事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矜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内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馘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君今改正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臣浩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方字疑為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邺衆以弱斃彊○周

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植

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為全

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彦○何焯曰元彦之去承祚遠

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周三

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為裴注

無疑

郤正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披

圖

不粥謇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粥元本作徼

楚客潛冠以保荆注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鈎乎不測之淵○鈎宋本作鈞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敖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

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氾○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

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